

32

(Vriska)一把拎起Gamzee的衬衫前襟，然后狠狠将他推倒。她灼热的、愤怒的气息喷吐在他那张令人恶心的脸上。

**GAMZEE: 我只是说你得冷静点，姐妹。**

**GAMZEE: 现在开始救赎还为时不晚。**

**GAMZEE: 你知道吧，你他妈的得去修正你的悲剧背景故事啊。**

**(VRISKA): 我的什么？？？？？？？？**

**GAMZEE: 叭噗。:o)**

(Vriska)紧盯着他的眼睛。映入她的眼帘的是他安详的表情和懒散地塌着的肩膀。他的站姿是那样的松垮而下贱，就像他真的像植物一样枯萎了似的。她的目光顺着他的肩膀滑向他的手臂、他长得不正常的手指，它们已经抓在了她的肩膀上。不知为何，他的手掌很黏。她的几缕黑发被粘在了他手上糊着的不知什么恶心玩意儿上。这一情景激发了她本能的厌恶，她差点当场呕吐出来。她今天已经经历了太多，而这……这便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他妈的稻草。她的眼瞳染上了怒火、染上了义愤、还有鲜活四射的怨恨。它正在发生。

于是她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他妈的。

她爆发了。

**(VRISKA): 你怎么敢敢敢敢敢敢敢敢**

(Vriska)握紧双拳，狠狠地砸向Gamzee的鼻子。一记凶残至极的双刃斧斩劈。他的鼻子嘎啦一声凹陷下去，那声音就像有人不小心踩碎了一堆薄脆饼干。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，用手捂住了脸。鼻血喷涌而出。

**(VRISKA): 他八的碰我**

(Vriska)揪住他的胳肢窝，用鲜血淋漓的手肘给了他一记欧式的上勾拳。Gamzee发出了虚弱而颤抖的叭噗声。这声叭噗如此迟缓、如此哀怨，就像被灵车的后轮碾过的烂脚踏车喇叭。

**(VRISKA): 他八八八八八八八八的**

她敏捷地闪开他张牙舞爪地乱挥的胳膊，在勃然大怒中以一个完整的360°芭蕾旋转将无情的手刀劈向他胸膛正中的软骨，就像一个开启了认真工作模式的经验丰富的屠夫。

**(VRISKA): 第二次次次次次次次次次！！！！！！！！**

**GAMZEE: :o(**

Gamzee试图找回方向感，但(Vriska)已经完成了另外半圈转身，再次赏了他一记铁饼回旋肘。她的肘关节狠狠地撞上了他的颧骨，甚至造成了骨裂。一颗尖牙从他被打成o型的嘴唇里以极快的速度喷了出来，John不得不飞到空中躲开它。(Vriska)使用鸦式二段跳后退了半步，刚一落地就踢出前腿，正中他的下颌。Gamzee被踹飞到了旁边的树上，撞断了他的后背挨上的第一根树枝。第二根树枝迎面卡住了他的脖子，令他以接触点为轴翻了个身，脸朝下拍在了坚硬的树根上。

John哆嗦了一下，但不是出于同情。刚才的那一下撞击实在太狠了，肯定会折断一两根肋骨。

(Vriska)大步流星地走向Gamzee，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他从地上拎起，高举过头，然后让他的脸和她的膝盖再次来了个亲密接触。他的嘴唇裂开了一道口子，在她的牛仔裤上留下亮紫色的血迹。他在地上滚来滚去，一边呻吟，一边从嘴角喷出紫色的泡泡。他发出了溺水般的噗噗声。(Vriska)再一次把他从地上拖了起来，牢牢地攥着他的衬衫。她以极其娴熟的手法麻利地单手揪住他的头发，把他倒挂在树枝上。除了训练有素的摔跤手，没有人的眼睛能跟得上她的速度。

**GAMZEE: 叭噗！！！！**

**(VRISKA): 你为什么八能简单地**

她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咽喉撞向树枝，每撞一次，他就会发出一声破烂的尖叫鸡搬的噪声。他那肿胀的、黏滑的舌头像青蛙舌一样耷拉在嘴边。Vriska还在逼迫他吐出身体里的每一口气。

**(VRISKA): 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呢！！！！！！！！**

伴随着狂战士般的嘶吼，(Vriska)使出了教科书级的腹股沟爪击，攥住Gamzee的兜裆布把它生生扯了下来。他大声哀嚎，就好像他真的拥有会被伤害到的睾丸似的——据众人所知，也许他真的有。他绝望地、气息奄奄地追逐着他宝贵的紫色屌兜，但(Vriska)直接将它抛向脑后，用脚跟把他踩回了泥土里。接着，她抓着Gamzee的兜帽将他的上半身微微拎起，抬脚用鞋尖狠狠地碾过他破碎的鼻梁，直到她的鞋带戳进他的眼眶。

啊，是了，就是这个。John从颤抖中抽空赞叹了一下。传统的靴带插眼法。从前有一阵Jake还蛮喜欢这一招的，虽然更多时候他是被插的那一方。

Gamzee抓住了(Vriska)的脚。然而他并未试图破坏她的平衡，反而张开了他的血盆大口，然后……伸出舌头舔舐她的橡胶鞋底？(Vriska)怔住了。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仔细舔净她鞋底花纹中的泥土，还有他自己的血。他的嘴唇淫秽地包覆着她鞋底的边缘，吮吸她大脚趾的所在位置，哪怕她的脚趾安全地躲在数层橡胶与帆布之下。他缩回脑袋，嘴唇与鞋尖之间还挂着由粘稠的有色唾液拉出的丝。他半睁着眼，对上了(Vriska)的目光。他的面孔伤痕累累、鼻青脸肿、鲜血如注。他的小丑妆丑得像一场灾难性的噩梦。但他表达出的情绪不容误解。不是恐惧。不是愤怒。甚至不是痛苦。那是……

欲望。

(Vriska)彻底石化了，突然的顿悟令她动弹不得。一连好几秒，她甚至不敢操控自己的肌肉。

接着，就在霎那之间，(Vriska)胸中的愤怒爆发了，这种愤怒是如此的强烈、如此的纯净，以至于她无法继续思考。她像酝酿至巅峰的海上风暴一样咆哮，甚至盖过了人类政府军坦克方阵第一次齐射的炮火声。她扑向Gamzee伤痕累累的脸，先是嘴唇，然后是撬开嘴唇，将她的舌头用力探向他邪恶的敞开的咽喉，就像在嘉年华的狂欢中索求她赢得的奖品。他们拥抱、翻滚、摸索、撕扯，在口舌的纠缠中滚入树丛。

Gamzee从不洗澡的恶臭太刺鼻了，而随着他被打落尘埃，那股气味被风吹着向John的方向飘来。这是嗅觉层面的暴击，逼得他来了个180°大转身，飞向刚才的陨石坑。

不幸中的万幸是，天空中传来了呼唤John的姓名的声音，这让他得以转移注意力，把视线从灌木丛上移开。他感到无以伦比的感激。

**ROSE: John，快上来！**

**ROSE: 我有话要和你说！**

> ==>